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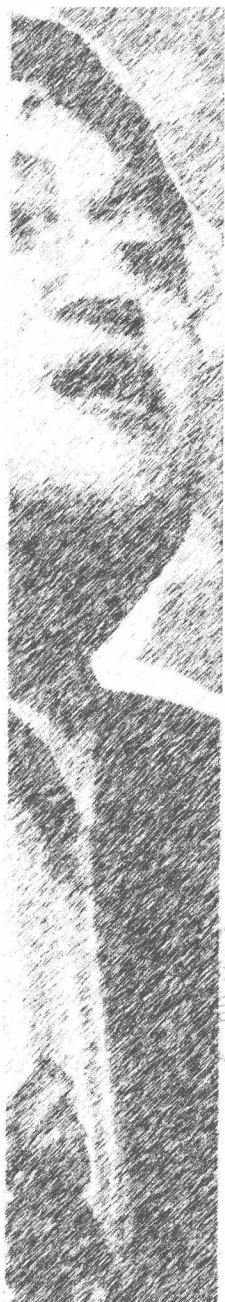
铁戈 著
花城出版社

绝对 公仆



绝对公仆

铁戈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公仆

铁戈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60-4559-X

I. 绝 ...

II. 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860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75 1 插页

字 数 27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559-X/I·362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公仆三部曲”第三部。腐败的女市委书记赵玉兰被撤职，引发蒙阳市政坛大动荡。官场重新洗牌，李沛远如愿升任市委书记。原以为可以大干一场，为父老乡亲造福。可上任伊始，就碰了一鼻子灰。他发现自己“山大王”的性格不能胜任第一把手，更搞不懂许多官场潜规则，勉力为之，却闹出不少笑话，成了圈中另类。身心俱疲之余，毅然向上级提出辞呈，并力荐以前被自己赶走的原市委书记邵谦回来复任。谁知这种绝对纯正无私的动机，引来的却是谁也意想不到的后果。只能发一声感慨：造化弄人！

蒙阳市新任市委书记李沛远上任的第一天并没有在市委大楼的书记室坐镇办公，而是仍旧窝在市政府办公楼的市长办公室里主持全市的工作。李沛远任市委书记前是蒙阳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市委大楼里没有市委书记坐帐，这有悖于常理！

因此，市委书记李沛远在市长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上一天，市委大楼里的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厉奇志便找上门来请李沛远去市委大楼里上班。找上门来的厉奇志主任第一句话便是：“李书记，市委大楼不可一日无帅啊。”

李沛远很自信地说：“谁说无帅？我在蒙阳就是帅！”

厉奇志说：“李书记，你的话没错。可是，是帅就得坐帐。你把帐坐错了，那李华同志往哪里坐哇？”

厉奇志刚才提到的李华原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沛远升任市委书记后，由李华接任市长。不过，目前还是代理市长。要去掉代字，还得按法律程序，经过人代会。

“这还不好办？在我的房里加一桌一椅便可，有什么事，我们商量商量也方便一些。”李沛远仍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那也不行。李书记，有哪届市委、市政府的书记、市长是这样弄的？”

“——”李沛远也觉得自己理亏，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但对厉奇志的话又不能不答。再说，厉奇志是市委里的老人，几届的常委。李沛远想了想后，说：“反正，我就不往‘行宫’里搬。”

“我就知道你的想法。可是，你不去谁去？再说，花了那么

多的钱，闲置起来岂不可惜？”

厉奇志不提还可，一提便使李沛远火冒三丈，怒不可遏。李沛远愤愤地说：“哎，我说厉奇志，你是想拿我往火炉子中烤哇？你是想让我遭蒙阳人骂哇？你是想让我学李自成哇？嗨嗨！我不上你的当，我就是不往‘行宫’里搬！”

让李沛远大发脾气，一口又一口骂的‘行宫’是原市委书记赵玉兰的办公室。前任书记赵玉兰因大肆装修办公室遭来不少的指责。赵玉兰无德、赵玉兰无才、赵玉兰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人，赵玉兰还装神弄鬼，请人化咒符想咒死向她提意见的政法委书记，结果是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当然，主要还是因贪污和腐化被举报，又因被举报的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切，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关押在看守所。现在正由市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判刑坐牢是木板上钉钉子的事。同时，赵玉兰那个娘们也是一个让李沛远吃过不少苦头又使他十分厌恶的女人，你厉奇志让他往她的办公室里搬，那岂能不让李沛远发火骂娘！

对这一切，厉奇志心知肚明。在遭到李沛远的一顿批评后，厉奇志说：“既然李书记不去的主意已定，我看，我给你在那边挤出一个单间，弄一桌一椅如何？你总不能不搬吧！”

李沛远立马转怒为笑，说：“这还差不多，哎，这还差不多。就按你说的搬。我不搬，也会被你吵得不安生。我说哇，奇志，你我都是农民的儿子，要懂老百姓的苦处，不要贪图享受不要遭世人骂！就说办公之处，弄那么豪华坐得安？坐不安又如何为老百姓办得事？有个房间有一桌一椅就行了，搞得个花里胡俏做哪样？劳民伤财遭人骂，不合算啊！我主张一切从简，重要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就会拥护我们，社会就会把我们当菩萨拜！有句话怎么说的？哎，记起来了，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嘛，你说是不是？”

“是。”虽说挨了李沛远的一顿批评，但厉奇志被批评得心悦

诚服。虽说李沛远后面引用的话有点牵强附会，但也还是包含了他要说的意思和要表述的心理。厉奇志不能说不是。一句话，此时厉奇志心里高兴，高兴起来的厉奇志在说过“是”后又加上一句，“李书记思想境界高，问题看得远也看得深！”

“深个卵（男性生殖器。在这里无任何含义，仅作语气助词）！我说，奇志哇，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农民的儿子，只晓得犁田耙田做阳春，弄个市委书记当了是蒙阳城里无老虎，让我做了个‘山大王’。但是，既然做了‘山大王’，就要把‘山大王’当好，让老百姓有饭呷，让干部有工资拿。”

厉奇志插话道：“要做到这两条很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经济。蒙阳的经济怎么发展？一抓烤烟二抓药材。地委苏修杰书记早就看准了的，我们就按苏修杰同志的指示办。新一届的市委、市政府就抓这两件事。要抓好这两件事，就必须一不学李自成，二不学赵玉兰。李自成先有功后有功，把自己夺取的政权丢了。赵玉兰卵毛功也没有，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教训深刻啊。”

厉奇志笑了笑说：“李书记讲得好，可算得是就职演说。”

“什么‘可算是就职演说’？就是就职演说嘛！”

三天后，李沛远从市政府办公楼搬到了市委大楼的一房一桌一椅的办公室。坐下摊开看的第一份文稿便是厉奇志以“本刊通讯员”的名义写的长篇通讯。厉奇志的这篇长篇通讯印在《蒙阳通讯》上。《蒙阳通讯》是蒙阳市委的机关刊物。文章的标题套红印刷：《“山大王”纵论蒙阳发展大计》几个大字跃然纸上，接着便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文字。文章以采访的形式写就，厉奇志这样写道：

本刊通讯员报道：日前，本刊通讯员采访了新任市委书

记的李沛远同志。李沛远书记平易近人，谦逊的自称“山大王”。李沛远同志与本刊通讯员在他新任市委书记后发表了就职演说。这篇演说纵论了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又规划了蒙阳当前的发展大计，语言朴实无华，言语之间却无处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哲理，听来震撼心灵！

李沛远同志说：做人做官必须实实在在，要想到老百姓的安危冷暖，切不可贪图享受，一不学李自成，二不学赵玉兰……接着，李沛远同志又对蒙阳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这就是：一抓烤烟，二抓药材开发……

李沛远一看就起火，拍了桌子，尤其是标题中的“山大王”几个字让他恼火万分！我李沛远堂堂一个市委书记，是地委研究报省委批准的干部，怎么就“山大王”了呢？“山大王”不是土匪便是劫匪，算好的是梁山水泊，虽说被官府招了安，可一个也成不了正果。我李沛远怎么能与“山大王”相提并论了呢？这个厉奇志，不能这样写嘛！可是，不这样写又怎么写？几天前，自己明明白白的讲述过自己做了蒙阳的“山大王”，还说过，既然当了“山大王”就把“山大王”当好的话，不认账还不行。看来，今后讲话得注意点，市委书记啊！可是，再怎么讲，厉奇志也得为我想想啊，怎么尽干些脱光裤子的事呢？把不该暴露的都给抖出来了！李沛远发过怒后，想来想去，是一怪厉奇志二怪自己。自己不那么说，他厉奇志敢那么写吗？真是鬼打起的样，我怎么就那样说呢，发火还找不着发火的对象！

于是，“山大王”的名字便随着《蒙阳通讯》散发到全市各乡镇、市直各机关。当然，也到了州城地委和州城行政公署，一下子就把李沛远与“山大王”联系起来，李沛远这“山大王”，“山大王”就是李沛远。李沛远是“山大王”的名儿一下子也叫响了蒙阳全境和整个州城地区！

这“山大王”的称呼给李沛远带来不少麻烦！

也就在李沛远正儿八经的从市长的办公室搬入厉奇志为他准备的一室一桌一椅的市委书记办公室后的第五天，地委书记苏修杰将电话打进了李沛远案头的电话机里。苏修杰不动声色地问：“是沛远同志吧，刚当上市委书记怎么就又做起‘山大王’了呢？”

“操，娘卖×的，谁愿意叫让他叫去！”说真的，这几天里，人们明里暗里叫他“山大王”叫得他也好生火起。他也觉得这“山大王”的叫法有些不伦不类，他也恼火，可他没有办法去封人家的嘴巴。但不管怎么说，他只要一听人家叫他“山大王”他就要脾气。可是，今天的此时此刻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搞不清电话的另一端是地委书记苏修杰！但等悟出电话的另一端是苏修杰时，才惊惊疑疑地反问道，“你是谁啊，你，你是不是苏书记？”

苏修杰也火了，在州城地区，谁敢用这样不恭的口气对他说话的？于是，苏修杰压了怒气一字一句地说：“没错，我是苏一修一杰！”

李沛远一听，惊得头皮发麻。他知道刚才的话冒犯了地委书记，便忙不迭的说道歉话：“对不起啊，我该死，苏书记，请你原谅，请你原谅我啊——”

电话另一端，苏修杰的火气也慢慢地缓和下来，说：“不知者不怪罪，但要注意，不得有下次。我问你，你怎么叫上‘山大王’了呢？还怎么登上你们的《蒙阳通讯》了呢，这很不好嘛，至少不严肃，你说是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怎么就成‘山大王’了呢？是自封的呢还是人家恶意送的呢？这是很不严肃的，也很不好，这有损市委的威信，也有损你的形象嘛，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苏书记，你批评得完全正确，我其实也为这事

儿恼火呢——”

“那我问你，这名儿到底是怎么叫上的呢？”

李沛远便把叫上“山大王”的起因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末了又诚恳地检讨自己说：“要说怪，还得怪自己，自己信口打哇哇（胡说八道），怪谁？怪自己文化不高，我接受你的批评！”

见李沛远说明了原委又作了自我批评，电话另一端的苏修杰便和颜悦色地说：“这事就这样，我不再批评你。但还是那话，要时时注意维护市委和自己的形象，这很重要！”

“苏书记，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办。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再信口打哇哇——”

“要说的还是要说，还要大张旗鼓的说。我看，你在《蒙阳通讯》上讲的那番话其实很不错。我从头至尾看了两遍。话讲得有水平，有马列主义思想，问题也看得准，口号也提得好。一不学李自成，二不学赵玉兰。要艰苦奋斗不搞排场，要心里装着老百姓，我看共产党就要这样。还有，你还讲要抓好生产，发展经济，要抓好烤烟抓好寒山的药材，等等这些都讲得好嘛。讲实在的，我看了很高兴，我已指示市委办将你的讲话印发全区各个市、县。当然，要把‘山大王’的提法删去。沛远啊，我希望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李沛远听了很高兴，说：“苏书记，请你放心，我会兑现自己讲过话！”

“我相信。沛远同志，就讲这些，代问市委其他同志好。还有，已到严冬了，要注意群众的生活和生产，要利用冬闲抓好农村党员的思想教育与学习，寒山的药厂也要加快进度。”

“是——”李沛远刚说上一个字，对方已把电话挂断。

接过苏修杰的电话，李沛远已是满头大汗。先是惊后是喜，一惊一喜把李沛远的心里折腾得万分紧张又万分激动，汗也就冒了出来，把个秃顶的大脑门弄得湿巴巴的，也把脑后的几处头发

弄得汗渍渍的，被窗外吹来的寒风一吹，李沛远便感到了冷。李沛远看了一眼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骂道：“我操，要下雪了啊——”

是该冷的时候了，时令早已过了立冬。

蒙阳多山，处巴巴山脉腹地。巴巴山脉从东自西，绵绵亘亘数百里。山之北为蒙阳市所属，山之南为 K 省 G 北地区。由于山高林深水急，立冬一过，高山尖上已上冻结冰，大山之中的平坝地方云遮雾罩。星罗棋布点缀在大山平坝间的村寨寮庄便是仅闻鸡鸣狗吠，见不到一丝人影，早早的进入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了。但蒙阳城里也还是人头攒动，繁华不减，并没有因为寒风袭来，万木萧疏而掩去山城的繁华。只是天气确实寒冷，还真有寒风刺骨的感觉了。从窗棂中吹进的寒风使开了空调的房间也感觉冷，冷得李沛远连脚上的趾头也有些麻。接过苏修杰电话之后的李沛远便起身走到隔壁的秘书办公室，说：“小刘，给我弄盆木炭火来——”

秘书小刘说：“李书记，你的空调不行？”

“我用不惯那玩意，还是木炭火来劲！”

不多会儿，小刘为李沛远端来一盆木炭火，放在办公桌边不远的地方。秘书小刘刚把炭盆放稳，李沛远说声“忙你的去吧——”便像个老农民的架式，急急地甩了双脚上的鞋子，撇开双腿踩在炭盆边的木架上，伸出双手向着熊熊燃烧的木炭，搓搓手后又抬起一双脚板向着炭火搓了搓。暖和了便自寻思着“好看的不中用，中用的又不好看”的道理来。这是他经常说的话。眼下寻思自己的话指的是空调和木炭火。想过一番寻思后又觉得自己的说法正确无比，可以运用和联想到各个方面去。政治的经济的和生活的无所不包。他为自己的话而得意。尤其是木炭燃烧过程中所散发的热量和散发出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气味，让李沛远烤着闻着便心旷神怡。而熊熊燃烧的木炭不时溅起一串串火花，又

使他讨厌！这火花能烧坏衣裤，甚至脸面。李沛远知道，盆中木炭必然是浇过水或是淋过雨的。现在烧炭的山民也晓得搞些个弄虚作假，将出窑的木炭浇些水才出售，多捞几个辛苦钱。此时的李沛远丝毫不怪这些烧炭的山民。他体谅烧炭的山民们太苦。记得中学时读过白居易的一首诗，诗中写道：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两鬓苍苍十指黑……从古至今烧炭之人苦哇！至今仍在巴巴山腹地伐薪烧炭的山民莫不是一样？他李沛远就烧过炭。那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得早，为了生计，他就相跟上村湾里好心的大叔大伯进山烧炭。烧炭的时候大多在冬闲季节，尤其是天寒地冻滴水结冰的大雪天。

全球气候变暖，巴巴山山脉腹地虽说年数年里曾有过几场雪，但远没有孩提时候的那么大、那么猛。李沛远记得过去孩童时，时常是十天半月的见不到一点绿，满眼皆白，满世界皆白。雀雀儿冻得飞到灶台上方的瓦背上，山麂子冷得往山沟沟的泉眼里钻。村湾后面竹林中的竹子一根根冻得弯腰爬伏在地面上，甚至被拦腰撕裂。村湾里的大人村妇出门拔菜喂猪饮牛要穿牛皮做的钉鞋，牛皮做的钉鞋鞋底上缀满了寸把长的铁钉。没有钉鞋的便用稻草搓成草绳捆绑在鞋上，要不然便是一步也不能成行。地面上的雪，地面上的水会被山风子吹得上冻，冻得像镜面一样，滑溜溜的。村湾边边的稻田里，田水冻得冰成几寸厚，村湾里的孩童小把戏吃过红薯饭，约好几个年岁般般大的相好便解了自家的水桶索，提了条自家的条凳，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来到稻田里，将长条凳翻倒放了，用水桶索导了长凳一端的木腿，凳板上坐上一二个，前面拉索的二三个，轮流拉索、轮流坐凳，玩起“坐雪马”的把戏，将白光光的冰面犁出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痕迹。兴尽了，鼻涕也流出寸把长，寸把长的鼻涕结冰了，时间就到了晌午鸡叫或夜幕降临，村湾边上便响起了长长短短呼儿唤女的声音：“狗崽哇——进屋呷饭了啊——”或“漏盆死崽呀——”

饿死你老娘屌×的！”或是“牛癞口也——你咯死崽也要归屋啰——也要晓得子午啰——”在这些粗野的父情母爱声中，没有人呼喊远儿的。远儿是李沛远的乳名。远儿的父母都早早地去世了，葬在村湾里后边的那座叫狮子岭的半山坳中。远儿相随着坐雪马的伙伴进了村湾。落屋后，与弟妹们从灶眼里扒出几个煨红薯……

时间流淌过几十个春秋后，当年玩着“坐雪马”、归屋后剥煨红薯呷的远儿，成了蒙阳市的市委书记，做了蒙阳市最大的官！

再大的官也是人做的。

蒙阳市最大的官也仅仅只是个正七品，更何况蒙阳市的这个正七品是一个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在他的身上有着太深的农民烙印。李沛远对农民的艰难，农村的艰难知道得太深太多。因此，被熊熊燃烧的木炭火燎烤，被冰凉的山风子一吹，使他本能地知道了眼下窝在深山老林村寨寨庄里的山民们在想什么在盼什么又在做什么。李沛远趿着鞋子起身又到隔壁房间对秘书说：“小刘，立马要市委办通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

“什么内容？”

“什么内容？哦，传达地委苏书记的指示，要关心农民生活，抓好当前生产的事。哦，还要通知农办、农业局、民政局、粮食局、财政局的一把手列席会议。”

“李书记，”秘书小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有什么事啊，有事就说，我可不喜欢婆婆妈妈的样子！”

秘书小刘红了脸，说：“李书记，这是你上任的第一次会议，可得——”

“可得什么？又讲半句留半句了不是？我刚才说过的，不要讲话吞吞吐吐，不要婆婆妈妈。”李沛远讲这话时又见小刘秘书红了脸，便又接了说道，“哦，你是提醒我讲话要注意点不是？”

讲话要文明点不是？”

小刘秘书点点头。

“那我谢谢你了，我注意就是。上回讲了句‘山大王’，让厉奇志捅了出去，搞得我好麻烦。哎，我这个人哪，要改也难，有什么卵办法？作田佬出身。哎，我还真想起一个办法，小刘哇，今后我又胡说八道打哇哇时，你可得提醒我。这样行不行啊？在会议室，你就用手敲敲桌子，在外你就咳声嗽，我就知道了，好不好？”

小刘秘书点点头，说：“好。”

“也不好，像搞地下工作接头的暗号一样。天天讲报纸上登的话，我又讲不来。再说，报纸上的那些话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报纸上的话又有几句是为农民讲的话？不照讲又不行，总讲那些现话套话，会讲得满蒙阳的人朝我李沛远骂娘，会讲我广东骡子学马叫！”

秘书小刘在自己的桌子上敲了敲。

李沛远明白了，说：“不要敲了，我明白了，我不知刚才的话又错在哪里？哎，要我不讲心里的真话也好难，要我不讲自己想讲的话真的难！”

何止是难啰！

第一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主持蒙阳市党政联席会议就忍不住犯过几次只有李沛远才能犯才敢犯的错误！

除了从州城地委下派来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容振声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玉芹两人外，今天到会的都是一些熟面孔。李沛远在以前赵玉兰常坐的那张主宾位置上一坐下后便说明了今天党政联席会议的主题。

李沛远说：“今天把大家请了来，主要是研究一件事情，就是研究当前农村和农民问题。大家看看啊，这鬼天怕是要落雪上冻了，各乡镇的农民现在怎样啊？饭有不有得呷，衣有不有得

穿。田里先涝后旱，今年全市遭灾啊，我想怕是冒得饭呷。虽说种烤烟捞回些钞票，可钞票当不得饭呷。饿死人就会上内参，就会被记者写出文章登上《内部参考》！再说，山里老百姓谁舍得花到手的钞票？我担心啊，想起睡不着觉。”

人群中，不知是谁插了一句话：“李书记啊，你莫操空心了，有票子就买得回来，饿不死人的。就像巴肚养崽样，没人教也会，大男大女都会。”

会场里响起一阵笑声，欢欢的。

李沛远一听这话，心中便不高兴，待笑声停，便说：“你晓得条卵！你真以为蒙阳种烟富了啊，富个卵。你真以为改革开放了，农民富得冒油了？你可别相信报纸电视里的瞎吹，我就不信！”

会场上不经意的响起三声敲桌子的声音。李沛远捕捉到了，扬起头，瞧见了列席党政联席会作会议记录的小刘秘书，小刘秘书在一脸正经的望着他。李沛远便急忙补充自己刚才说过的话，说：“当然啰，可能蒙阳以外的地方富了。但是，不能讲蒙阳的老百姓也富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这种话。在座的谁不晓得我们蒙阳乡下堂客的？有了几个钱都恨不得塞进×里藏起来！”

李沛远书记的话太粗太俗了，可是谁也笑不起来。因为，李沛远说了大实话。在听过李沛远太粗太俗的大实话后，参会的人都感到了心中的沉闷与压抑。

李沛远也感到了会场上沉闷与压抑的气氛，便说：“所以呀，把大家找来议一议。怎么办？还有，今年全市并不是家家户户都种了烤烟的，没有种烟的农户没粮没钱怕是难得过这个冬。等到饿死了人怎么向地委交待？交待不了的！”

坐在首席位置左侧的代市长李华接了李沛远的话说：“李书记的话对，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我看是不是这样，趁天气还没下雪上冻以前，我们在座的都下到自己联系的乡镇去，与乡镇干部

一道，一个一个村，一个一个组的逐门上户调查，确实无粮无钱的农户统一登记，然后，由民政、财政和农办审核清楚，该发的发、该补的补。一句话，不能饿死一个人，也不能冻死一个人，大家看行不行？”

见市委书记提出了话题，又见代市长表了态，参会的人员都表示同意。接下来便是民政和财政的局长小心翼翼地提出背不起这个包袱的意见。

李沛远听了就生气，说：“背不起你就不背，让背得起的人来当民政局长和财政局长！同志，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是老百姓的政府啊，哪能让他们挨饿受冻？如果你们民政和财政真的掏不出钱来的话，先把我的车卖了，不够再卖李华的、然后是市级干部和科局的。真的饿死冻死了老百姓，我们这些官们坐起包包车（小卧车）还有什么味道？我看，一点卵味都冒得！”

李沛远动情的话说得太精彩。

宣传部长曹玉芳听过后说：“李书记，今天的会议和您刚才的话可不可上《蒙阳报》！”

“当然可以，我又冒讲黑话，又冒讲反革命的话。”李沛远说过后又警觉地补上一句，“曹部长，你可得注意，你不要学厉奇志，把‘山大王’之类的话都写上啊。”

会场上荡起一阵舒心的大笑。

大笑毕，厉奇志连忙申辩道：“李书记，我是无意的啊。本想来个实话实说，不想让你招惹了麻烦。我也是好心办了件坏事！”

“你那件‘好事’办得让我今天挨了地委苏书记的批评！我不怪你，是我讲过的。但是，求大家不要叫我‘山大王’了啊。”

会场在响过一阵笑声后，参会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应和道：“那是——那是——不严肃哩——”

李沛远书记听了很高兴，说：“就按李华同志刚才讲的办。

大家都要下去，把老百姓的困苦搞清楚，并要把老百姓暴露出来的困苦解决好。为此，我拜托大家——”李沛远说罢站起身向大家打了个拱手。拱手毕，李沛远坐下又接着讲今天会议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今冬的农业生产问题。李沛远书记说，“落冬了，快要下雪了，不要忘记农村的冬季生产，不能让老百姓半年辛苦半年闲，要做事，农村里要做的事多呢。农田水利、冬小麦梳垄下种，泥土杂肥等等。如果这些事都做完了，上山烧木炭赚几个油盐钱也好嘛。总之，要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不能天天打麻将扯纸牌、装神弄鬼嫖女人。也不能撇开大腿烤灶火，让老百姓闲着，男的把裤裆里的鸡巴烤焦，堂客们把大腿间的家伙夹臭！”

会议室里又是一阵哄然大笑！

宣传部长曹玉芹红着脸说：“李书记，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文明一点啊？”

“文明，什么文明？文明当得饭呷？老百姓冒得饭呷就会拐大场，‘富贵思淫欲，饥寒起盗贼’！有了饭呷才会有文明，先有物质文明才谈得上精神文明，这个道理我懂。你说是不是？我的部长同志！”

曹玉芹不说是也不答不是，只朝着李沛远书记点点头后又摇摇头，算是作答。

李沛远瞧见了曹玉芹摇头的样子，心里便有些不满，却又大度地说：“好了，不要争论这些冒用的东西了，邓小平不是说过不要争论的话吗？争是争不清的，要把争论的劲头用在做事上。蒙阳的实事是什么？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大家说是不是？”